

三 獎



作品：

幽微之光



得獎者：

吳淑娟

吳淑娟，一九六九年生，宜蘭縣頭城人，現為國中教師。曾獲台北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蘭陽文學獎、花蓮文學獎、基隆海洋文學獎、枋橋文學獎、林園文學獎等。作品曾入選《九十七年散文選》。



得獎感言：

雜沓奔忙的日子裡，偷得半日閒情創作，文字始終是美好的等待和呼喚。在尋常生活中誠實記錄自己的感動，野人獻曝之餘，若文字的光和熱能傳遞到讀者身上，對我而言，真是莫大的鼓勵。

感謝評審老師，這篇文章將會有更多的讀者。

感謝我那傳統又堅毅的母親，在妳的細心呵護下，歲月始終靜好。這份榮耀屬於妳。



幽微之光

我不記得那盞小燈泡是何時在我的記憶裡捻亮的。

幼時，在家中側廳的一個轉角牆壁上，鑲著一個小小的木櫃。刻意不惹人注意的姿態，卻有著一種氣息，在寂靜的陽光裡流淌著。開口是對外的，深棕色木頭紋理栩栩，裡面有個小紅布袋，上頭有毛筆寫著的纖細筆畫的字。香爐放置中間，邊角裡亮著一盞小燈泡。那是個母親從來不肯解釋的牌位。

木櫃裡幽微的光，凝結在側廳屋簷之外。窗外陽光如此明媚，阿勃勃成串懸垂的鮮黃綻出幽雅，春不老淡紫色的小花嫵娜舒展著，唧唧蟬聲響起方歇，庭院外孩童笑聲朗朗。

逢年過節，母親會細眯著眼，仔細擦拭木櫃裡裡外外堆積的塵埃，在木櫃前慎重地擺上年節飯菜。母親總領著我和姊姊，朝木櫃裡焚香拜拜。她自己是不上香的。我拿著香，總是滿腹疑惑。看著小燈泡幽幽地散出昏黃濛亮，這樣的時刻，我總會分了神，不是斜著眼偷瞄母親，就是拉長了耳朵費力想聽出她口中的念念有詞。壓低聲量的細細的話語，隱晦地從遙遠的地方傳來，那聲音，像埋在千山萬水之外。大概是什麼年節準備了什麼來拜之類的話，神情肅穆儼然，裊裊香篆中，看不見任何情緒。

多年來千篇一律的儀式。而我的好奇也在每次習慣的模式中，沉澱在歲月的風霜雨露裡。

我的母親不只對木櫃的事諱莫如深，尋常生活裡食衣住行禁忌頗多，對於養育小孩更有許多令人難以理解的堅持。照書養或照豬養之論，對母親來說，全然無用。多年來，她用著自己緊繃的神經滴水不漏的方式養。過度的無微不至，杞人憂天的擔心，使得我們整個童年，像似待在那安全溫暖無菌的子宮裡，營養和氧氣源源不絕，被照顧得密不通風，卻也令人窒息。

春夏之交秋冬之際，我們身上的冬衣和外套，總在小暑時退場立秋時出場。母親堅信多穿點總沒錯，以至於幼時我常悶出滿頭滿身痱子。母親幫我塗著痱子膏總溫柔地說，不要感冒就好。而小孩哪有不愛玩的呢？遊戲興頭一來，又是一陣大汗淋漓，母親總又不嫌麻煩地怕發了汗衣服濕冷，再往後背墊上棉巾。我們總不願衣服後頭露出鼓脹的樣子，模樣難看也欠自在，急起來掀起衣服就想脫。母親慌張制止。濕漉漉的身體，見了風總要著涼的。邊叨念著邊將棉巾塞好定位。於是，我和小棉巾共度了無數個寒暑。

當午後的天空，出現如大布幕般的魚鱗狀雲層時，平日不喜歡帶雨具上學的我，可一點都不用擔心。無論多忙，母親一定會送傘來。襯著背後的鉛灰天空，滂沱大雨下總見她的臉孔和身影，滑行過教室一方一方的玻璃裡。她會在教室外對著正在上課的老師，不好意思地客氣地點頭欠身後，再對我微微一笑，嫻靜地在走廊等我放學。雨水是透明的簾幕，傘中的世界，只有我和母親。她撐著傘，攬

著我的肩，身上飄出的絲絲縷縷的蒜頭味醬油香，我知道今天該有滷肉可吃。雨天如此溫暖又美麗。

我們的一場小感冒母親都會莫名焦慮。對於我們的大小病痛，她嚴陣以待。像個偵測器般，隨時要亮起紅色警訊；像個敏銳的水銀溫度計，一有狀況必然瞬間反應。從跌倒樹上摔下出麻疹扁桃腺發炎流行感冒，她總在我們傷口癒合病痛減退後，繃緊的神經才得以釋放，常常讓自己疲憊不堪。為什麼要這麼緊張？為什麼要照顧得這麼累？生病的我們，照吃照睡照玩，既可請假又可吃到難得享用的肉鬆，為什麼要這麼緊張？疲憊漾在她的臉上，心田深處的憂戚卻是我們無法探知明白的祕密。但迷迷糊糊發燒躺著時，眼下床舖是傾斜的，天花板是崩塌的，天地顛倒，又渺又深，看見的母親，挺直背脊凝視著我，臉上暈開的光，我看了一眼，昏沉中又安心睡入深深的夢裡。病中的我，仍在那溫暖安全的子宮裡。

怕我們外食吃壞肚子弄壞身體，也怕隔夜飯菜不夠新鮮，對於我們帶便當上學，母親慎重其事。如朝九晚五的公務員般，我們的便當是母親的打卡鐘。多年來，這是一件連生病都不能請假的工作。母親總在晨光熹微中淘米、洗菜，一早的鍋鏟飛舞個不停，最後幻化成便當裡傳統又古典的樂章。物質不豐裕的年代，逢年過節，當做牲禮的雞鴨魚，自製的香腸和臘肉，母親總攔著父親食用，那是我們幾個孩子的便當菜，省儉著吃，它可以在便當裡風光上場一段時日。背起書包，貼身還熱著的便當，一早跟著我進校門。放上蒸籠時，同學們冰凍的隔夜便當，竭力地冒出一顆顆水珠子，我的便當則在那兒悠哉地呵著白氣。

很多時候我會羨慕起每天中餐外食的同學。因為有個無微不至的母親，我很少有外食的機會。不管衛生營養新鮮與否，外面各種食物對我有如巫婆手上的蘋果，散發著迷人的蠱惑魅力。春去秋來，便當蓋掀起的剎那，白茫茫熱氣總湮沒了我，午餐的便當成了我的痛苦桎梏。每天便當吃不到三分之一。卻總也開不了口，可以一天不帶便當嗎？相對於兄姊們高壯豐腴，我的瘦骨嶙峋，常讓母親在便當飯菜中急白了頭髮。她百思不解。我倔強地讓她煩著。

母親說，穿少會著涼，淋雨會頭痛發燒，外食會吃壞腸胃，泳池海邊太危險，馬路車子不長眼……這些無盡的擔憂交織成一個牢籠似的童年，我常不能明白，為什麼我們家的孩子要比別家孩子受到更多的限制和保護？

以現代教育的觀點，這樣限制這樣保護，好嗎？

在她所想到的範圍裡，在能力所及的地方，緊緊圈住箍住，直到我們長大。這樣不行，那樣不行，我一度討厭起這樣的母親來。母親不是不知道孩子的反彈，她從不解釋什麼或多說什麼，總溫婉地好脾氣地說，等大一點成熟一些，自己可以照顧自己的時候，所有的一切，就可以釋放解禁。

上了大學，在必須讓她安心的前提下，母親對我們果真履約，卸下我們身上的偵測器和水銀溫度計。但她對自己卻難以釋放解禁。在母親眼裡，離開她的羽翼到異鄉求學工作或成家過生活的我們，不管幾歲，仍舊是個孩子。三餐有沒有按時吃？夜裡會不會踢被著涼？種種牽掛，仍牽扯在眉心的皺褶裡，垂掛在請菩薩保佑合掌的雙手中。

母親要擔憂到何時呢？當我在產房分娩，孩子難產，醫生宣布要緊急剖腹時，我的母親當時受到極大的精神上的震撼。我奄奄地躺在病床上，看著她站在病床側邊，手足無措。天花板上森冷日光燈照著她慘白的悽惶憂慮，蒼老的眼眸暗成一團愁苦，時光又回到了兒時。這應該是她懷我生我養我的過程中，所遇到最令她惶恐揪心的事。躺在待產室床上，許多儀器在我身上縱橫交錯，點滴、氧氣罩、宮縮記錄儀、胎心音監視器，事實上，一切情況都在醫生掌控中。但那些盤根錯節在我身上的管線，卻讓我母親難過得紅了眼眶。醫生說，若再生不出來，就必須剖腹，就必須動刀。母親直說，怎麼會這樣？最後，緊張地在我耳邊低聲說，陣痛的時候，就喊喊媽媽吧。我眼眶一紅。不知喊過幾回媽媽，像要把苦痛轉移給她一般。疼痛一陣陣，像潮水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直鑽入肌肉刺入骨頭，絕不能抵抗疼痛的來臨，因為孩子會被緊張的產道卡住，產程就會更加遲滯。我是個母親了，我一定有足夠能力迎接陣痛，等它一拍一拍緩慢降臨繼而快速地鋪天蓋地而來，由遠到近由近到遠，周而復始的痛楚。必須撐到孩子平安降臨。是的，我必須有這樣的能力，不必培養，無須練習。有多痛呢？我的眼裡有母親堅定的身影。媽，原來生一個孩子是這麼辛苦。在醫生下刀最後一刻，我聽見嬰兒力竭聲嘶地嚎啕大哭的聲音。這是個健康的寶寶，我如釋重負。模糊的眼裡，母親又是疲憊不已，像是她也和我經歷這一場生產般，彷彿她又再一次生下我。

母親要擔憂到何時呢？當我也為人母之後，我知道這樣的擔憂是無止境的。很多人的母親或許也

是如此，細心呵護著自己的小孩，然後看他們健康長大。但我的母親的確更與眾不同。看孩子健康長大這件事，對她來說，一路上如履薄冰，唯恐有個閃失。

屋外，阿勃勒春不老依舊在庭院裡花開花謝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，那木櫃仍舊雅淨，只是邊框有些歲月留下的剝蝕跡痕。不見灰塵也沒有光澤，不擾攘的沉寂靜默，如同一個屋子裡已有歷史的擺設。只有那盞燈泡依舊幽微地光亮著，照著褪色的紅布袋，照著隱隱渺茫不可知的詭譎。

有天家裡突然要辦喜事了。所有女性長輩頭上都別上一枝紅花，人來人往，喜餅嫁妝宴客，一應俱全，行禮如儀。只是誰要結婚呢？一枝枝晃動著的艷紅的花，女人們在眼前忙碌穿梭，這是一場不見新娘的婚禮。這麼多年了，我終於知道答案。

要結婚的是我從來不知道的大姊。一個只活了四個年頭就離世的大姊，她是木櫃牌位的主人。

在那晦澀褪色的五〇年代，四歲的大姊，因為染上當時流行的小兒麻痺症，早夭往生。歷經高度疼痛指數生下的孩子，又讓母親再痛一次。心靈瞬間受到重大創傷，使得母親當時十分自責，怪罪自己照顧不周，怪罪沒能給孩子好的體質，凡此種種，思前想後地追究每個環節，緊緊地用懊悔和傷悲困住自己。我如何能夠想像，暗夜裡一個年輕的母親，抱著一個身體四肢垂軟的幼兒，眼見孩子在懷中氣絕，聲聲呼喚不回。那種自責，那種無助，那是多麼地痛。

我是多麼為母親心酸起來不捨起來。

這是母親的一盞心燈，隔著歲月的滄桑的眼，看見曾經的自責與歎息。

童年一幕幕景象，倏然浮掠過，畫面穿梭交織，光影幻化，那是母親一張張疲憊又憂心的臉孔。每日出門進門俯仰之間，木櫃裡暖曖的幽微的光亮，慌目的紅色小布袋，那是母親心中一盞早隕寂滅的星子的光。那個牌位是多年來母親心中難以承受的痛，是一個她難以解釋的悲傷回憶。綿長的歲月裡，她用焦慮害怕疲憊憂心，為我們織就一張安全無虞的童年，一針一線密密縫補的都是戒慎恐懼。而，我卻看不見她眼中的黯然，聽不到她無聲的歎息。

媽，我終於明白，你是多麼害怕悲劇捲土重來。

早隕的女子仍必須有所歸。

儀式在夜裡舉行。母親臉上沒有情緒，在深沉的夜裡，髮上的紅花，闌黑裡的那一抹隱隱喜氣。那個陌生男子捧著米斗而來，香爐放進，之子于歸，宜室宜家。這是妳的夫家，妳要跟上。汽車的引擎隆隆，就要出嫁了，此刻，該是窗口要丟下一把扇子的時候了。將來，不是在小木櫃供奉著，而是合爐在夫家的神龕上。汽車緩緩駛離，留下一陣氤氳，在母親垂老的背影裡漸漸上騰漸漸消散。終有個好歸宿，終有個安身之地。

捻熄那盞幽微，一切都靜下來淡下來。母親回身轉頭，黑魑魑中她緩步走來，眼裡有閃閃的淚光。我忍不住掉下淚來。屋外，蟲斯低沉宛轉地鳴唱著，夜色晴霽，月兒好大好圓。



評審意見

母女

◎周芬伶

這篇描寫母女之情的文章，很刻意地埋藏一段母親不願說出的喪女之痛。前面先點出在角落被供著的小木櫃，再寫出母親對她的看管與禁忌甚多，母女關係非常緊張，在寫她生產時母親緊緊陪伴，讓她通過為人母的角色，體會永無止盡的擔憂，最後才寫出小木櫃原來供著早夭的大姊，在這裡一切水落石出。作者的用心經營，使文章富於層次與轉折，雖手法較老，頗得溫柔敦厚之旨。